

續修陝西省通志稿

第一百零五冊

卷二百一

續修陝西通志稿卷二百一

文徵

近世學者謂中國文化起自昆侖引周禮鄭氏注禮地夏至指神在昆侖者證之蓋昆侖居大地之中秦隴諸山皆其一脉醴泉瑤池黃帝之宮在焉爲數千年文字肇興之地尙書禹貢記雍州山川貢賦首舉所屬有昆侖之國其時彼方文化殆已自西徂東早開西周郁郁之盛厥後秦襄仲德公逐漸自汧隴徙都於雍變戎狄俗與諸夏爭衡鄰鄰白顛之詩皤皤黃髮之誓文采炳著於春秋時蓋亦先被昆西之化以故季札觀秦風曰此謂夏聲能夏則大是則雍州一域爲百代文章禮樂之宗由來尙已漢唐迄明賢哲繼作撰述如林洎有清乾隆中葉開四庫全書館徵天下圖籍爲歷代未有之創舉關中大吏採進書數十百種由是河渭之濱

魁儒著作益復表彰發明炳炳鱗鱗傳誦者夥間嘗論之關輔文藝乾嘉而後凡三盛焉其始探原閩洛一本西山文章正宗所謂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弱水之詩九畹之文文端文恪說經勘事之作巍然爲右輔宗師此一盛也四庫館開風聲聿樹岳一山路閩生李桐閣張介侯諸君子講學關中振性道之宗傳謹時會之趨向鴻篇鉅製垂教靡涯桐閣解楊襲二字至數千言閩生侍御以考據寓帖括之中閩文介即出其門奏事之篇精覈宏博一時實學爭趨文字邁東南諸老宿上此二盛也海通以還法制驟變憂時憫世之士知爲學之不可蹈常襲故也於是清麓則議停科舉澧西則議習兵法而煙霞劉先生者并發創論謂非變爲機器之天下不可詩歌辨論慷慨縱橫迄今數十年學派相沿流風未沫此三盛也夫關中據中土上游禮樂制作邦國風謠一擴

於西周再拓於兩漢前清四庫之輯尤能負大力而趨以故乾嘉而後人文蔚起誠有如史公所云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者嗟乎世之隆替無常道之興廢何定即文字一端之得失亦烏可拘拘以時代言然昆侖氣脉開自軒皇光於河華他日西北發達有人焉仿前代徵書故事舉中外古今文學一鑪而共冶之將終南并絡之野道化大行而文化亦恢乎無外焉豈不懿歟今輯文徵首奏議次徵述論著終詩賦而駢文詩餘附之用章氏文史通義說也兵燹頻經蒐羅未富聊存什一於千百之中亦姑託司馬子長氏要刪之義已耳識者鑒諸

續修陝西通志稿卷二百一

文徵一

奏議一

請行賞罰廣召募疏

嘉慶三年大學士任內

王杰

韓城

竊惟教匪之稽誅由於領兵之欺罔而在外之欺罔實由於在內之庇蒙今我皇上已洞燭其奸黜其內援則依草附木之徒失其所據諒必心膽俱裂急圖奏功如敢再有延玩朝廷亦必明正王章以嚴紀律惟是教匪之蔓延三省以致正帑虛糜其弊有二一由於統領之有名無實也夫勒保雖爲統領而領兵大員分位相埒人人得以專摺奏事於是賊至則畏避不前賊去則捏稱得勝即如前歲賊匪蹂躪陝省興安一帶領兵大員有賊匪已渡江五日地方官並不稟報之奏此其畏避之情顯而易見又如陝省去

歲三四月間賊匪擾至西安城南離城不過數十里及百餘里殺傷數萬人勦賊官兵既不追賊陝省撫臣一無設施探知賊去已遠然後虛張聲勢名爲追賊實未見賊近聞張漢潮蔓延商南雒南等縣高均德屯據洋縣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不能堵禦秦省如此川省可知實由統領不專賞罰不行之所致也一由領兵大員專恃鄉勇也夫賊勢固屬猖獗然領兵大員不即據實陳奏添兵而惟恃鄉勇揆其用意鄉勇陣亡無需報部鄉勇人數可以虛捏藉鄉勇以爲前陣既可免官兵之傷亡又可爲異日之開銷此所以耗費國帑而無可稽覈也臣以爲軍務之緊要莫急於去鄉勇之名而爲召募之實蓋就近召募有五利焉一者被賊焚掠之民窮無所依多半從賊苟延性命募而爲兵即有口糧則多一爲兵之人即少一從賊之人一者隔省徵調則曠日持久就近召

募則旬日可得一者徵調之兵遠來則筋力已疲召募之人不須跋涉一者隔省之兵水土不習路徑不諳就近之人安其水土習其路徑一者鄉勇勢不能敵則各自逃散無從懲治召募之兵退避則有軍法具此五利何不令其增添召募之兵一鼓而殲滅之若謂兵多則費多獨不思一萬兵食十月之糧何如十萬兵食一月之糧其費相等而功可早奏也臣自元年二年腿疾增劇頻次請假又兩年之內再出軍機軍營情形道路傳聞又難爲據是以未敢具奏今蒙聖恩令臣等有應奏之事密封進呈臣不敢不直抒所見以備採擇

保淳閣文集

請蠲免被賊地方錢糧並撫恤征兵疏

嘉慶四年二月大學士任內

王杰

竊惟川楚賊匪勦滅稽遲固由事權不一賞罰不明之所致亦由

被賊焚殺之區災民窮無依賴而地方官又不能勞來安輯以致脅從日衆兵力日單而賊燄日熾我皇上現既命勒保爲經畧明亮額勒登保爲參贊俾令隨機調度權不中制知必漸次廓清可以淨滅根株矣臣謂此時更當安良民以解從賊之心撫官兵以勵行間之氣庶乎賊黨漸散士氣益奮而大功可以速成臣聞逆首如王三槐冉文儔者尙有十數處三年之內川楚秦豫四省爲所殺傷當不下十數百萬人其幸存而不從賊者亦皆鋒鏑之餘骨肉傷殘驚魂未定男不暇耕女不暇織若再計畝徵輸甚者分外加派胥吏因緣勒索種種艱苦固無由達於聖主之前也仰乞特頒恩旨叙其害而憫其慘俾小民抑鬱之懷渥蒙日月之照中懷怨憤當可少釋並祈將被賊地方今歲錢糧悉予蠲免專派廉能道府大員分投查訪不令地方官及胥役等舞弊重徵非特受

害良民頓邀拊畜之仁即脅從之衆聞此浩蕩隆恩亦必戀其親屬田園不難回心易慮有歸來者概勿窮治而賊勢或可漸孤矣至於各處徵調之兵三年于役冒露風雨載離寒暑孰無父母能不懷思究其所以未即成切者實由將帥有所依恃怠玩因循非盡士卒之不能用命也亦乞朝廷體說以使民之道頒發諭旨曲加憐恤其中有驕惰不馴者令經畧概行撤回或就鄰省更調或於附近召募酌增數萬勁旅申明軍紀鼓勵戎行庶幾人有挾纊之懽衆有成城之志當無不爭先奮勇以張撻伐之威矣以上二條如事屬可行乞敕各該督撫即將諭旨謄黃徧行曉諭或於平賊事宜不無裨益

葆淳閣文集

請整頓各省虧空並清理驛站疏

嘉慶八年二月按此疏以大學士子告後在京師上

王杰

竊惟皇上親政以來宵旰勤勞恩威並濟內外臣工無不洗心滌
慮共砥廉隅臣年齒既衰智識愈鈍更何有千慮之得惟是積弊
相沿有積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一各省虧空之弊起
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餽送往往以缺分之
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等贓私初非州縣家財直以國帑爲資緣
之具上司既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制無可如何間
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轉爲之說合懦
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計調停務使之盡出通關而後已一縣如此
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
奏銷橫徵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
恬不爲怪至於名爲設法彌補而彌補無期清查之數一次多於
一次完繳之銀一限不如一限輾轉相蒙年復一年未知所極竊

謂嘉慶四年以前之州縣此時或遷他處或經物故原難責之現任補償然從前州縣用度不節因而侵挪倉庫今皇上飭紀整綱大吏皆以廉節相尙豈從前上司專講酬應州縣盡屬從容今茲上司各矢清廉州縣轉形拮据耶乃州縣則任催罔應上司亦一籌莫展意或有苦樂不均未之調劑與有賢否不分因以觀望與固宜廣求整飭之法以冀倉庫漸歸充實也一各省驛遞設立驛丞專司驛遞凡有差使各按品級乘騎之外加增不過二三騎多則驛丞不能派之民間也照常給廩之外一無使費使臣及家人等亦知驛丞之位卑俸薄無可誅求也迨後裁歸州縣百弊叢生請先言甚病民者州縣管驛可以調派里下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倍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

輻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贏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慮告發也則按畝均攤甚而過往客商之車贏稽留賣放無可告訴無怪小民之含怨也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筵種種糜費並有夤緣餽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鈔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厨等項名類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燄之大小以爲應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鄰省之大員往來頓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慾不饜不止而辦差長隨浮開冒領本官亦無稽覈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又以成矣議者謂驛站裁歸州縣當時自爲調劑郵政起見每年一驛錢糧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付之微員旣非慎重之道且遇有緊要差使及護送兵差之類額馬不足必須

借用民力是以定議裁改夫驛站未歸州縣以前豈無緊要差使
豈無護送兵差之類當其時要已另設臺站或調營馬或籌項購
買事竣各有報銷與驛站兩不相關若州縣管驛則平常供應即
有不可數計者然則虧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虧空先清驛站當
亦由漸轉移之策也況體恤民隱尤爲急務乎今當軍務既竣我
皇上勤求治理似無大於此二者但以積重之勢不可不思至當
之方或追溯舊章或博訪輿論斟酌盡善斷自睿裁從此倉庫盈
而郵政肅天下幸甚

清史本傳
及

熟籌河工久遠大局疏

河道總督任內

張井

肅施

竊惟黃河自豫省滎澤縣出山以後地勢平衍水性沙鬆溜極猛
迅又復挾帶泥沙屢治屢壞原乏久遠之策然臣考之載籍驗以
現在情形竊以河之敝壞與防河之費用繁多未有如此時之甚

者也臣歷次周履各工見隄外河灘高出隄內平地至三四丈之多詢之年老弁兵僉云嘉慶十年以前內外高下不過丈許聞自江南海口不暢節年盛漲逐漸淤高又經二十四年非常異漲水高於隄潰決多處遂致兩岸隄身幾成平陸現在修守之隄皆道光元二三四等年續經培築其舊隄早已淤與灘平甚或埋入灘底至臨黃掃壩工程臣檢查嘉慶初年底案每年報銷不過三四十萬自十一年以後漸增至一百餘萬近年以來時有增減而增多減少繁費將無已時蓋由河底日高則流行不暢縈回紆曲到處皆成險工且昔年多有挑順蓋戩等壩名目不惟捍衛隄身兼可少鑲掃段多年以來淤墊塌卸半已無存所有頂衝迎溜之工大半順隄做掃上隄下坐補舊鑲新掃段益長爲費益鉅此二十年來豫東兩省河勢日壞費用日多之實在情形也臣愚以爲事

理宜探本原圖功當計久遠不得以目前苟安之局即守爲治河
不易之經即如地方民生凋敝者當治以寬仁習俗獷頑者當治
以威猛未有不力求治理而能自然不變者亦未有力求治理而
無成效可觀者獨至今日之黃河則有防無治即治之而終不效
歷年以來當伏秋大汎司河各官率皆倉黃奔走搶救不遑其竭
蹶情形真有惟日不足之勢及至水落霜清則以現在可保無虞
而不復再求疏刷河身之策漸致河底墊高清水不能暢出並誤
漕運又增盤壩起剝及海運等費皆數十年來僅斤斤於築隄鑲
掃以防爲治而未探求治之之要有以致之也夫水性就下本屬
自然孟子之疏濬排決注江注海又曰水由地中行宋則有疏濬
黃河司官明天順間令河道三年一挑濬嘉靖中凡臨河州縣各
造上中下三等船並置鐵扒尖鉏疏濬淤淺隆慶萬曆年間河臣

潘季馴專主以隄束水之說至我朝康熙年間河道敝壞聖祖仁
皇帝南巡指授方畧首疏海口以導黃次闢清口以助刷聖諭云
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河水淺一丈如
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壩亦可不用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
爲萬世不易之規維時河臣靳輔仰承廟訓次第經理並於海口
增設濬船往來疏濬百十年來均資利賴然彼時黃河雖云敝壞
尙不至如此時之甚即如靳輔增築隄工有遙隄縷隄及魚鱗隄
等名目其言曰縷隄失守則退守遙隄再失則尙有魚鱗隄臣揣
度形勢必因內外灘地高下無多是以層層可恃現在兩岸則惟
賴一綫單隄高下過於懸殊一經潰決建瓴之勢斷難回下就高
雖有數重退守之隄亦必逐層遞潰是此時全河受病情形較康
熙年間不啻十倍然而民無昏墊歲有豐收者何也蓋我國家深